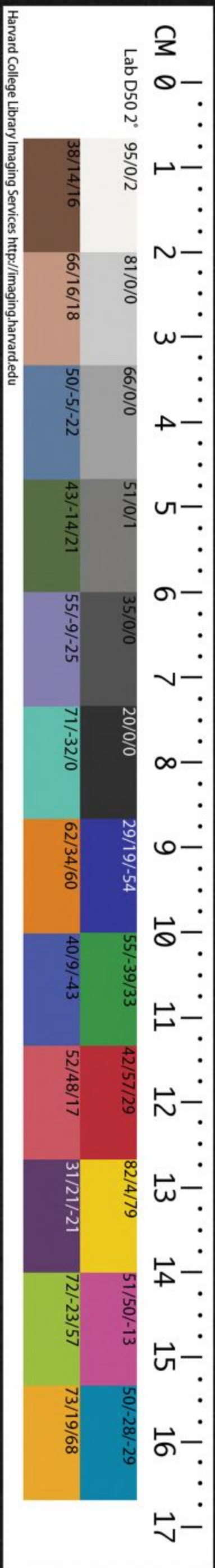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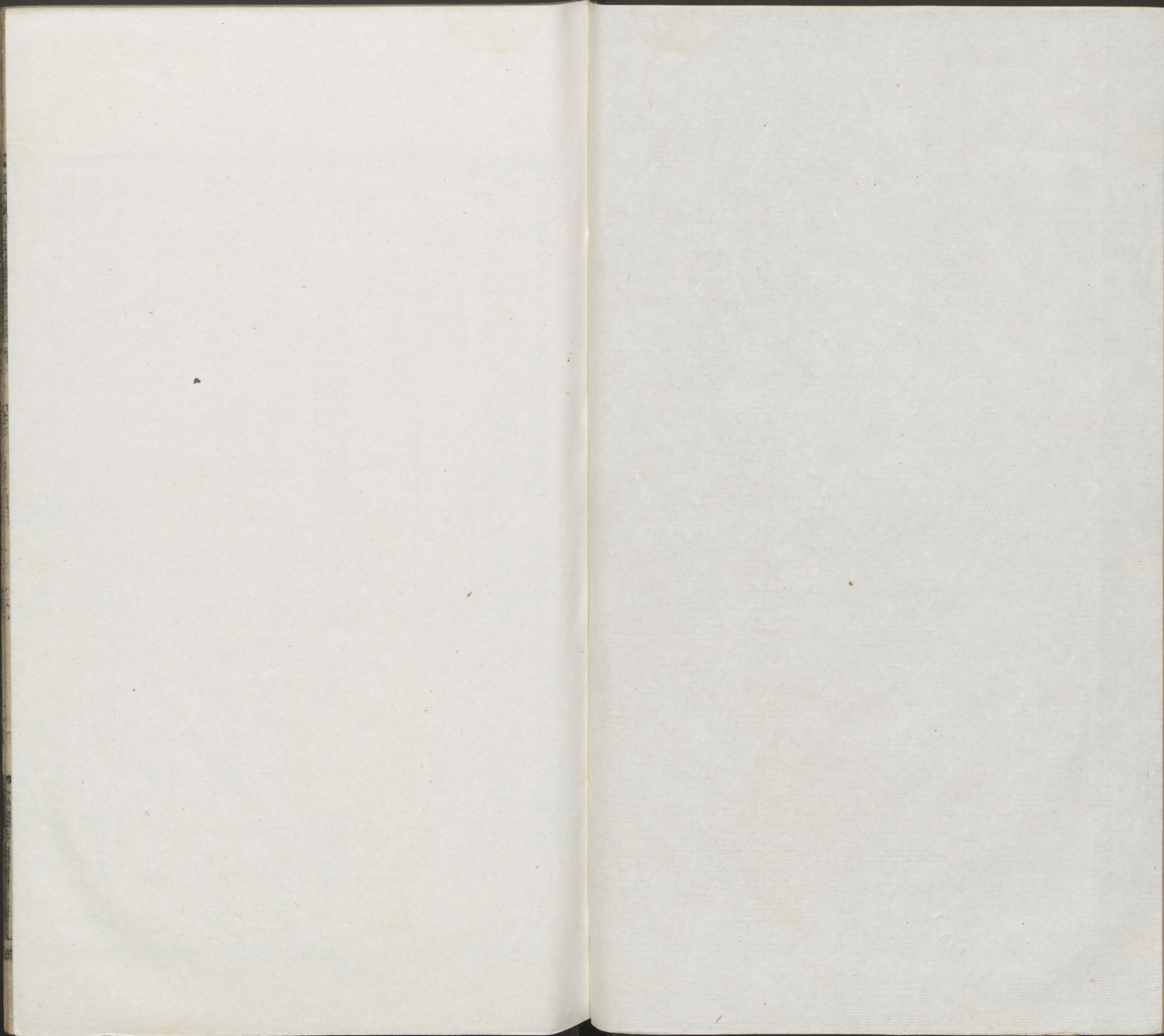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家語臣等奉命第一

邊防門

遼夏四

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

戎似得長策于時中國

屯塞上但任土

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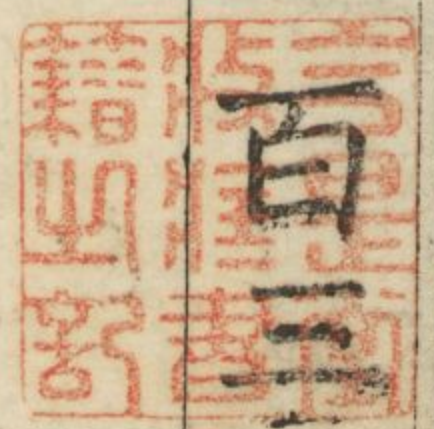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三十三
邊防門

遼夏四

乞選用酋豪各守邊郡

劉平

臣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
戎似得長策于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
屯塞上但任土豪為眾所伏者以其州邑就
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
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 太祖掃清天下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
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
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
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彞興
靈武馮繼業移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
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就糧遠近搔擾十
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
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
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

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弃靈夏綏銀四州限
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則无今日之患既
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
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眾
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
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
昊一旦為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唃廝囉通和
約契丹相為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
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

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地元
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與喃廝囉立
敵之時公邊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
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
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
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
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喃廝囉以
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北族帳
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

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
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尔今
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爲肘腋以其勁
勇而善戰鬪若失之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
不產五谷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
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限以山界憑高
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
天險也彼盡其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
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

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
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
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
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為
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誓如
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
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
策令邊臣遵守寶元二年閏十一月上時
為鄜延環慶路副都部官

論西邊事宜

陳執中

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
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連
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詭詐之說失
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
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沿邊離
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須列脩三城每
城中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寇大至則
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逐每城選閤門祇
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蘆關一路

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爲三
寨之援使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爲不可攻之
勢並邊熟羌父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
拊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

黠羌尤爲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爲天兵
之援且戎狄貪而无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
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如滅藏大蟲嶸數族
父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瞎羶以公邊巡
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

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邊
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旣窮腹心之疾也
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
道路愁歎并落空虛今復徧脩城池欲如河
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未及况民力
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
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戍軍似少平易若不
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爲上策大
役旣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

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
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
方矣請且脩公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
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
率旣減民力稍蘇仍須土兵漸減騎卒蓋土
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
秩之科以誘兼并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
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
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

生也康定元年上時
同知樞密院事

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
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
中之備无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
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
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公邊懦
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
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无虛

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
則同州河中府阨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
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
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
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
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无
所施牛羊之貨无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
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
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

之恐未可以輕舉也 太宗朝以宿將精兵
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
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
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
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
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
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
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
授任與今不同旣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

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
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
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
陛下深計而緩圖之康定元年五月上時
為陝西都轉運使

論廟筭三事

歐陽脩

臣伏見自元昊叛逆陝西用兵以來為國言
事者衆矣臣切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懦
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
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切自

謂可以助萬一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
寬其狂妄之誅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
二三十年矣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
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脩民習久
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易敗使其羊驅豕突
可以奮而深入然國威不屈民力未疲彼得
滅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吾以邀擊其歸
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我狄侵邊自古為
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

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之勞也或擊吾之東或擊吾之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兵已老民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以使

吾不堪其忿困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窘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益窘則賊謀無施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廢人兵者此上策也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以來未有四十五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

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則鋒不可
當執却蕃官獲五將帥多禮而不殺其兇謀
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
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計以撓我我无長
策以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
竒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
者可也至於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知彼
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廟筭而
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

我耳吾勢可察而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
粟以紓西人而強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
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
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也試言其攻昔
秦席六王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
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
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
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
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

嘗挫劔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終期
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得賊釁隙挫其兇
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能爲
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
能運致掇克細碎旣以无益而罷去矣至於
驚官入粟而下無應者改權貨之法而商旅
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何爲
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耳外爲賊

謀之所疲內遭水旱之多故天下之患可勝
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
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
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力權商賈三
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全兵可以
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
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
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
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上便宜

三事惟 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
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謂但未求之
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
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
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
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可漢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
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
汧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
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
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沂
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
晏導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
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
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
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
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

其患者在三門阻其中耳今宜峻汴渠使歲
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
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
使古無法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未遠今人
行之而豈難哉按耀卿與晏初治漕時其得
尚少至末年其得十倍是可以行之法明矣
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
關而道南陽過丹折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
誅董卓亦然自南陽道丹折而入長安是時

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皆自古用兵
往來之徑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自鄧西北
至來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
高祖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
不甚狹而險也且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
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自武昌
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泂漢之
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
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

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公漢之
地山多美木近漢之人仰足而有餘以造舟
車其不難也前曰 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
賜禁錢數十萬以給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
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
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
綱吏遠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
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
與至京師近遠等者與尤近者皆使直輸于

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幣出賜有司
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
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
者易爲功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
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煮海鑄山推茶與酒
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
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
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
盡取民之法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

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爲者
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
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自
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
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
爲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
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
其弊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游
兵而防鈔寇則其治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

方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
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
田官募民而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
後郡國皆田積穀數百萬隋唐田制尤廣不
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
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
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舒民勞也今天下之
土不耕者多者田未幾悉言請舉其近者自
京邑以西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

弃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又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以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議之矣充兵之人遂弃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賊其尤可甚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

仰而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弃地官貸而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

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私牛之客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馭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又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

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 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摧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其至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它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

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已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行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弃而焚之前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

積若山阜令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无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發之二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資國之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必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

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利而誘大商此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要有司變法利既薄則小商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貨尚

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賣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小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違違之憂彼蓋不能守積錢而閉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

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自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輜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也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而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一三歲而國力漸豐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而責將帥謀其大

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康定元年十二月上時爲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

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競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

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
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
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
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
合掩擊賊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
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
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廊延路設備如此則
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
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

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廊延
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
則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
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
沒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
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
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
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
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
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
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
承順朝旨不能持重主師爲後大患雖加重
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尤未能失
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日尊大必被奸人所
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
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
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敕

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
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
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
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
量存此一路今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
不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
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
功官軍旣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其怨毒
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

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吳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慶曆元年正月

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知延州先是康定元年閏十一月朝廷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賊故仲淹上此奏

乞先脩諸寨未宜進討 范仲淹

臣近准陝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率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部管葛懷敏等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前項軍須糧萬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今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

須用廂軍二三萬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駝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糧草爲我之資臣切見延州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寨門栲栳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界二程斥埃漸遠賊馬動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轉深入又况延州東路廢却諸寨歸明弓箭手盡皆流移着業未得

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戶雜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劫近邊人戶走入橫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得橫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設堡寨控扼險處入界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橫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

實憂不利臣雖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
伐以示招來之意其邊界舊寨不可不謀乞
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與
臣催促諸將於二月半後出兵萬餘人於廢
寨中揀有利處先次修復未須大段軍須只
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工候着次序選驍
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
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拒險
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

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
彼未歸順我已壓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
中強者可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
脩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
弊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

東路熟戶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

慶曆元年三月上仲淹繼此又言臣所以不
敢更執前議乞擇廢寨中有利者先次修復
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戶弓箭手各着農畝无
畔離之患二則遮障漢戶且為籬落三則耕
作地廣糧草易為四則城寨逼近蕃界之後
賊為聚散朝夕便知易為設備五則將來

諸將則攻使就近為謀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
有間則攻使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
降集可使逃遁此固撓賊之策庶幾畏懼
早思欵伏前後凡六奏事城承平等十二寨
蕃之民相
踵復集

論出界攻討未便

龐籍

臣伏以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反叛今朝
廷定議討伐以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
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兵之道必先度我
將既良我士既銳然後料敵之虛實乘其釁
隙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

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
出其士卒既無用命赴敵之心使賊殘毒
人命剽劫財物從容進退如入无人之境可
謂將不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釁
隙又間謀阻絕无由知其虛實而便出界攻
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陷沒
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幸即時更張軍政
比來士卒之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眾意
愈懼必難再奮也况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

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尾首遙遠忽有伏兵鈔掠則必至潰散况黃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若數萬眾更潰而散不敢歸益生邊患不細臣切度廟謨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餘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禦捍賊地產之

物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无所得兼貨利无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

慶曆元年二月上時為陝西轉運使

論攻策七不可

田况

臣伏見昨夏竦等為累奉詔以師老費財慮生它變令早為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筭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使用攻策令一旦稟命不敢

持兩端非有夙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惟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弱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皇稟復臨事退進有誤大舉請以事驗之且行師有期便須協力今廊延路總管司葛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必不能應副足

以爲辭此不可者一也議者以謂賊嘗併力而來我嘗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尔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師之材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善况庸人乎苟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獎

者朱觀葛懷敏尔近於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兩川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遷徙遠去惟空族帳守者二三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齊兵甲械用大爲攘奪今兩路齊入併擊劇賊若有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筭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

易可測今我師深入若无成功大國威靈益爲彼輕况或別墮奸計以至它虞此不可者三也議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易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輩于賞圖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議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祆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請乘虛襲掠

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怨
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爲
彼之所爲亦當雷震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
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爲計謀
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
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
計數黠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爲此舉計
事者但欲決勝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
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

此不可者六也昨延州范仲淹奏乞朝廷開
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
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存問或
可招納令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
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
憂患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吳賊竄我
師諸路入界則併兵一處以拒敵與招來人
杜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
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

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筭
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
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
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
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
備不必先有輕舉恐落奸便如此則全威制
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呼
集醜類廣爲防守遷移勞擾未嘗少安至今
却有通欵意亦不爲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

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
分擘處置亦不爲難所顧者安危大計尔乞

密降

朝旨

總管司

慶曆元年二月上時
直集賢院陝西路經

格安撫
判官

兵策十四事

田况

一曰自吳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
之迹固非朝夕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
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
爲入寇之謀初真嬾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

州屢使王文恩輦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
激怒其衆執以爲辭王師伐叛弔民之體自
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龐諸族任福襲青
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爲大功無不殺戮
老弱以爲首級彼民皆訴冤於賊以求復讎
吾民受制異類而又使無辜被戮毒貫人靈
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謂國家
久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驚利習於戰
鬪尔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

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尾娥族亡三百
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鬧訛堡亡一百九十三
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
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
十人斬馘十八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
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
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爲之策
以破奸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帥屢戰不利
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

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旣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爲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爲得計陝西雖有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兵鄜慶渭三州大爲屯聚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

監巡檢手下兵併爲一陣極不上三二萬賊若分衆而來猶須力決勝負或吳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於禹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竒策非可恃以爲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率它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旣有所得颺馳霧卷一夕而去他路

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
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
野積而歸尔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
後患有異於斯臣去冬在都下嘗聞士大夫
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版命之初我無
邊備若兵隨激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
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中外震駭賊
若長驅而至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
說亦誠謂此賊之易為也今觀其包藏變譎

圖全擇利乃知所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
且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
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
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於一舉豈
勝算哉自李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
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太
半是渭州之境又漸空矣料賊今秋或來春
猶且驅劫而已必使我藩籬盡空表裏可見
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駭則无後顧之患臣

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爲勇斷
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
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廊延環慶涇
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
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精
加訓練我軍旣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
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
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 祖宗所行迄今軍
中餘老多在加之出錢選募非同黠差其中

必有樂於効用者且內帑之積 祖宗本爲
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
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
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實爲大
將而不能指麾統制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
前當劇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
可嗟憫然論其才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
明多則不能辦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
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迫矣欲矯此弊在乎

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爲鄜延部管張亢爲幹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爲經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爲國

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謀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謀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規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絲止於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爲事實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野矣剛浪陵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

士陷膏磔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唐置都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斥埃及行賞罰叙錄勲勞其屬有長史錄事功食戶法諸曹得爲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時朝廷故无意及此令吳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无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非

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偉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懼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僕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鬪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請令都管舉官與王懷端協力招撫仍只令韓琦王公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者關振都鄙管司

其餘知州通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萬人一
歲之費爲招撫之具則事无不濟事來熟戶
販鬻青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却禁絕之欲以
困賊然絕熟戶之利无以資其生太宗朝鄭
文寶請禁青白鹽以困賊遷可不戰而屈人
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甚
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
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
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

熟戶无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興費
不訾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廝囉欲誘以
爲用賜帛二萬以促其出師終无實報是捨
熟戶近成之效而信西蕃遠妄之言豈至計
耶自昊賊破鞏牛城築尾川會而唃廝囉遠
竄歷精城偷安苟息其子忙廴用瞎廴自立
皆爲仇敵尚不能制矧能爲昊賊輕重邪温
逋其乃唃廝囉親信首領之豪其子一聲余
龍有衆萬餘最爲強盛乃與昊賊結姻唃廝

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爲國家用非臣之所能
知也以是論之招撫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
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懲延安之
前失慮賊馬奔衝內應爲患欲遷襄唐州界
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爲往若驟加起
遣則戎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
人令躬至族悵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
田編於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
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

也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士兵材力
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嘗爲士卒先自吳賊擾
邊以來惟士兵踴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
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
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靡弊不堪之
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絲弱而
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
但且以實數爲名而已若月添士兵請給事
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

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
後矣八曰公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无如龍
衛聞其間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驍勝雲武
武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斛每教皆望
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已墮地以賊甲之
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
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
一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
煩擾害違就利莫善於茲也九曰西賊每至

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
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
獲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甘死事猶獲子孫
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
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
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懦不即追討並
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
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
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

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膚酋長途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蕃漢各已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換易庶幾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秦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募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

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年帳籍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戰給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來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謂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管司別給隨

軍錢務令贍足除軍負外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閱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需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闔外之事无不專制財糧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邪十二曰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齊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爭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

而精我慢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鏃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乃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間太祖朝舊甲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吳賊寇邊器械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蓋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民熟戶使為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脩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

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
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爲之備賊動
必求全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
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曰吳賊蓄謀歲
深畫更漢法自作秋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
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姦鋒其勢未已
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
科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
賊爲戰所謂步奚此皆去賊地遙向漢甚邇

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備分路進
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降順者招徠老弱
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
壘以據之所得士田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
守則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
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歲曆元年
五月上

